

賽珍珠自傳 (三)

我的多元世界

賽珍珠著
郭功雋摘譯

經過歐洲重返美國

最後一次聽到江蘇鎮江寺廟的夜半鐘聲後，第二天（一九〇九年夏天）我們一家人就離開中國返美。普通任何一個正常人家多半取道上海搭上輪船橫渡太平洋前往新大陸。只因我母親有嚴重的暈船症，而且當年她的心臟日益衰弱，我們印度籍的家庭醫生認為她無法忍受一個月以上的海上煎熬，所以決定改走陸路為主的行程。

母親希望我回國讀大學以前先走馬看花地看看歐洲也是促成繞道西歐返美的部分原因。她熱愛瑞士、法國、英國、義大利，她尤其渴望重返荷蘭，那是外祖父母的老家。我想母親這樣安排旅程，蓄意要我在接受四年大學教育之前，先引介一下創造北美新國家的歐洲各邦。事實上她帶了一皮箱介紹歐洲的書籍，我們一上江輪安頓在上層客艙以後，母親就陪我閱讀這一類書。

我們搭乘英商怡和公司的江輪，溯江而上，到漢口下船換乘平漢鐵路的火車經北平、哈爾濱再改乘西伯利亞大鐵道列車前往歐洲。

我家孩子們從小相當熟悉歐洲的美術與音樂

，因為很小母親就以複製品灌輸我們對藝術的接納。我見過名畫，讀過偉人傳記的縮本，都是著名畫家和作曲家的故事。家裏那一架上海運來英國造的鋼琴是母親監督我們學習的工具。我和妹妹學過巴哈、孟德爾遜、韓德爾和貝多芬的曲譜，我們認真地練習，有時不很願意，然而在母親督促下不得不辛勤的練習。

母親真是嚴師，在途中教導我們認識歐洲的不僅限於美術和音樂而已，也涉及歷史。距離歐洲很遠時，我對西歐各國民族的特性與建樹已有明晰了解，更已認識各國間的顯著差異，而且她把過去見過的各國名勝盡量講給我聽，使我迫不及待地要用自己的眼睛來評鑑一切。

談起德國，母親用我不大理解的語彙拮据了幾句，不過父親與致勃勃為我闡釋很多。父親祖籍南德，能操流利德語，他的宗教研究使他對事物的體認自又超越母親的層次，據說，父親的遠祖有三個兄弟於一七六〇年決定連袂到新大陸尋求宗教與學術自由。他們是獲得學位以後才來到北美洲的，正好趕上獨立戰爭。其中一位叔祖曾擔任華盛頓將軍的幕僚，後於賓州華堡之役被俘

。爾後定居維京尼亞州，門閥的觀念很是強烈，父親在維京尼亞州長大，家中以德語為第二語言，子女必須通曉。

京華烟雲終生難忘

在旅途我潛心學習歐洲和美國老家的歷史時，我發覺對於中國的記憶突然開始黯淡起來。平漢車北行途中我幾乎沒有留下一點印象，甚至我曾稍做停留的北京城，以後我有機會重來而且為我深愛，也稍縱即逝。我只對紫禁城印象深刻，因為小時候主宰中國的西太后就駐在裏面。那時宣統皇帝仍然在位，我們只能在頤和園外圍瀏覽一下，壯觀的排雲殿倚山面湖氣勢至為美感。要到二十年後民國時代紫禁城和西郊名勝對民眾開放，讓中外人士在頤和園野餐攬勝才使我對故鄉的印象終生難忘。

離開北京乘京奉車北行到哈爾濱才是第一站，那是個華洋雜處的城市，居民和建築物都是中西合璧。我只記得車站上蒙古人趕著駱駝隊，在前頭邁步向前。他却一面趕路一面用兩根竹籤子打駱駝毛的編織物。

一旦換乘西伯利亞大鐵道的列車我的記憶力

突然轉為強烈與明晰。當我行經西伯利亞曠野時我很年輕，但我對古老俄羅斯的記憶猶新。背景是廣大的森林平地，火車不分晝夜奔馳，趕不完的日子。林木多屬松樹與樺樹，帶着令人厭倦的單調感，一天只有一、兩次在月臺旁停車補充食物與給水。停車時我到月臺上走走，舉目相看都是些古怪而蠻悍的人們，和中國人以及不久要接觸的歐洲人都不相同。在中國我碰到過荒年的饑饉貧民，後來我也見過美國南方貧民窟的窮困環境，可是我從未見過，以後也未曾碰過，可與革命以前帝俄境內相媲美的窮苦相。雖然不久我就要接觸俄國貴族與教士的豪闊，一開始我以為俄國竟是由鄉間這班貧苦農民以及反穿皮毛的村人組成。他們身上窩藏着陳年的穢屑，臉部流露出無知的茫然。而且一個個垂頭喪氣，好像從來無人關心他們的福祉，他們唯一企求的只是聊供糊口的雜糧。儘管衣履不整，這些人也有情感，他們相互摟抱。一個男人用手臂圍着友人拼命的吻他的兩頰。他們粗獷的挑逗着，縱聲大笑，好像忘形的學童。

我記得父親當時異常沮喪，輕輕告訴母親，「嘉莉，這種情形無法持久。今後不出十年，此間必然要鬧革命——你記住我的話。人們無法長久這樣生活，這樣衣不蔽體，食不果腹，沒有不爆發事變的！」

俄京窮人饑餓祈禱

我們到達莫斯科看到的是另外一個不同的俄羅斯。這兒雖也到處有窮人，却也看見富人。他們營養良好，穿着漂亮的毛皮和綢緞，以及英國

毛料。他們乘坐馬車外出，或搭乘出租的四輪馬車。他們以流利的法語交談，熟爛一如俄國話，他們當中許多人住在法國或義大利，特別是法國，一年中的一大半。莫斯科是個美麗城市，它對我的吸引力大過帝俄京城聖彼得堡。其實最吸引我，也可以說沮喪我的乃是那些大教堂。裏面住着的是支配貴族的教士。燭光燦爛，耀眼的金飾和銀器，巨大的穹窿殿頂，正殿教堂中鍍金的插畫和鑲珠寶框的聖徒像，令人鬱悶的檀香，數以千計的燭光，和魚貫進來祈禱的貧苦人們形成可怕的對照。他們人人愁眉苦臉，低頭渴望。真正使人心碎的是他們崇拜的目標，不外聖徒些微遺物，一根手指骨，一束頭髮，乾癟皮膚的斷片。無知的信徒把遺物送向屋邊默禱。這動作使我流淚，因為是如此的絕望。祈禱者一無所獲，一切苦難依然健在。毫無疑義有一天人們憤起掙脫，在盛怒中連教士一齊打倒。「饑餓的羊羣昂首張望，可是並無吃食。」

當時在嚮導帶領下我跟隨雙親穿過克里姆林宮古老的小暗室。嚮導述說沙皇統治時代曾在這裏對囚犯施以各種殘酷的刑法時，我好似承受着人類歷史無言的重負。不過他說現在的皇帝比起以前各代要溫和多了，因為他們非常愛自己的子女，尤其溺愛染患出血素病的太子。就是這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一家在大革命期間為憤怒的民眾所集體謀殺。人們忘記尼古拉二世的仁慈，只記得當政者為改善平民生計做得太少。

年幼的我那時也預感可怕的世界就要來臨，由於民眾怒火燃燒，許多無辜者必然要受害。我記

得自己在恐懼中默禱，我們一家當亞洲站起來反抗曾經統治他們的白人時，我們可以逃脫不該承受的懲罰。美國人應該被視為跟其他白人不同。多年之後，俄國已發生大革命，變成共產黨國家。我很奇怪俄國百姓究竟生活如何。時代巨輪進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蘇俄是美國對納粹德國作戰的友邦與盟友，尚未構成美國的潛在敵人，我們那時有心想互相瞭解，我不懂俄文，無意再度訪問俄國。我常有自知之明，除非我能說某國語言，不免覺得處處受制，因而會感到不耐煩。何況我已對共產主義深惡痛絕，對它懷深深的信任，只因那時共產黨在中國早已劣跡昭彰，我看透了它的種種惡行。

我對三十年前親眼看見的帝俄苦況記憶猶新，那時我想有可能俄國新政府或已使老百姓獲得改善，於是在紐約找到一位年輕俄國少婦。她出生在帝俄時代，我們成了朋友。我們談話的種種我會一字不易地編成小冊子，題名：「漫談俄國」。我友瑪莎，是俄國農民的女兒，講她在蘇俄制度下由幼童成長為少女的過程使我至感興趣。我自己決不願受到種種限制，不過聽起來瑪莎生活比她雙親時代要輕鬆，也改善多了。我假定新的暴政使人可以忍受，至少可以配給食物和接受教育的機會。瑪莎的雙親是文盲，她和兄弟們均能由國家培養受完大學教育。我們對談時她處處服膺本國政府是不難想像的。

縱然如此，我二人積不相容的地方仍然很多。例如，談到言論自由的權利，美國是非常熱衷的，瑪莎就不懂為何把自由言論與民主政治相提

並論，成爲一個必需講求的原則。

「你們美國人總歡喜處處有任意發言的機會。」她大聲質問，「你們爲何老歡喜發言呢？」

對俄評價各不相同

我們對於正確與錯誤的絕對性以及個人堅持已見的權利各不相同。例如，那一年剛好出版了兩本評論蘇俄的新書，都是美國人所寫。一位推崇蘇俄，另一位不贊成蘇俄的體制。這種現象瑪莎就難以理解。

「兩本書的見解只有一個是對的，因之另一本是錯的。」她滿腔憤怒的大聲質問。「對的那本書應該保存，錯的那本應予銷毀。」

我解釋說：「可是瑪莎呀，每位美國人有權自己決定那一本書是正確的。」

她盤問我：「要是一部分人決定這一本正確，另一部分人以爲另一本正確呢？」

我答說：「他們有權各持不同的意見。」

她負氣地說：「你稱爲有權，我稱它是混淆。」

這樣的辯論不已，往往得不到結論。兩個人像俄俄兩國似的各走極端，可是後來我們成爲好友，並且能够包容各自的歧見成爲知己。

隔了若干年，我在最近詢問她對蘇俄的觀感如何。她在美國居留多年成爲美國公民，她是美國一位聞人的妻子，我們出書以後已事隔多年。自多方面言，她變動很多，從非常俄化的少女長住在紐約。她時常想家，懷鄉病很重，所以她丈夫答應讓她回家去省親。他告訴我：「我要是送

她上火車，不知道以後會不會再看見她。」

瑪莎後來告訴我，在火車裡她頗爲震驚，因爲有些蘇俄官員，跟她同車廂旅行的，把她看做美國人而非俄國同鄉。

我問她：「瑪莎，你去省視雙親了麼？」

當年我們出的那本書，她雙親會的主角。他們使我想起我在中國認識的農民夫婦檔。儘管我不認得瑪莎的父母，我後來變成非常歡喜他們。她母親是典型的謙恭俄國老農之妻，革命以後她抓住一根稻草不放手，就是說要求夫妻平等。下一次丈夫拿出一家之主的威風高舉手掌要毆打

妻子時，她告訴老爸：「我跟你不起平坐，我一點也不害怕。」瑪莎說：「革命以後爸爸對待媽媽好多了。他不再揍她。遇到他氣急敗壞時仍然威脅着要揍人，可是他害怕而不敢打到她。」

如今瑪莎這樣告訴我：「我眞的去拜見雙親。他們很好，生活愉快，看見我歸寧很是高興。他們已經老邁，退休下來，起居也算安適。」

她笑起來，灰色眸子朝我閃耀着，「你知道老爸第一句話跟我說的是甚麼？他見過我們那本小書。有人大聲詳讀給他聽。因而他有些不悅地對我說：『瑪莎，你的書很好，只有一點不好。你爲何告訴所有美國人我怎樣毆打阿母呢？其實我打她並不像你說的那麼重！』」

我二人縱聲而笑，瑪莎後來認真地說：「至於其他事情，我發覺跟從前不一樣了。我們認識的一位先生，住在我家附近，因爲批評政府而充軍到西伯利亞。他判了九年，期滿之後仍然沒有放他回家。我的友人就去西伯利亞尋夫，發現他

在勞工營內骨瘦如柴，染了疾病還需照常勞動，她向當局抱怨。勞工營的政委笑道：『哦是的，該他回家了——我搞忘記了——』於是他獲准離營，她以爲他們可以一同回家見到家中等待的子女。不料走到邊境時，衛兵突然出現告訴他們將終身留在西伯利亞，不准回家。這是目下發生在俄國的事，而在從前我留在國內時不會有過的。」

她嘆一口氣說：「或許革命只在開頭是好的——我也搞不清。可是如今我只平靜地居留在美國，一點也不想政治或其他事情，只想做一個好妻子服侍約翰，同時做子女們的好母親，以及在庭院中蒔花等等。我的小小暖室中養了幾株約翰給我弄來的玫瑰。我的生活當然很好！」

可知連瑪莎也無法爲我講解今日蘇俄。我腦海中只依稀記得幾十年前我路過時所看到的古老國家，這些年來這個國家的蛻變不過是實踐了無法規避的事物，以及在我是少女時所預見的黑暗光景而已。

風暴中心的柏林城

然後我們途經波蘭。美好的大城華沙自從建立以來受過多次歷史與摧毀的蹂躪。在柏林過路時，我並未感覺出其基礎的些微抖戰。不料僅僅四、五年以後柏林成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風暴中心。

那年夏天巴黎陶醉在美麗的夢鄉中，如果法國人可藉默默數點手指頭猜出未來幾年後的變化，他們計不出此。離開黑暗的俄羅斯以後，我就

沒有發生任何預感。歐洲可以說是大遊樂場所。我們造訪英國，好像進入一座城堡。從小我在亞洲就親眼看見許多英國人做的一些使人不悅的小事，像上海兆豐公園入口懸掛的告示：「華人與狗不准進入。」在倫敦和英國小鄉鎮，我感受的却是踏實生活的一個樣板。

很小的時候我曾在黃浦江邊守視苦力從輪船上卸貨的工作程序。停在江心的英國貨船經由駁船把一包包沉重貨物轉運上岸。碼頭力扶着一包包貨物，爪哇來的砂糖，印度來的棉花，澳洲來的罐裝牛油。中國苦力赤着膊滑着沉重包袱走下來，兩腿因重負顫動不已。每人隨身帶着一隻竹籤代表所負的貨物，離開碼頭時竹籤要受到一名英國人的檢查。那英國人安坐路邊藤椅上，高頭撐了一把遮陽傘。我幼小心靈不禁爲了黃種人的受辱和白種人冷峻的鎮靜而忐忑不安。黃種人的負擔那麼沉重，白種人無動於衷的視若不見。我知道力扶都是窮人，我想像得出他家住在蘇州河上一艘小舢板裏，也可以猜得出那白種人住在何處。他帶着妻子兒女住在一棟磚造房舍中，外牆粉成白色，四圍有蔭涼的陽臺，伸展在花園和樹叢中。貧富的對比十分惱人，我爾後常爲類似的差距鳴不平。當我遊歷英國時，察覺它如此紮實、美麗、安謐，我懷疑本島英國人是否知道。當然他們無從知道或者夢想到全球這個最美好的國家的安危實際上維繫在遠東碼頭黃種人力扶的重負和負責檢查竹籤的白種監工員身上。我帶着不平則鳴的心情一路經過西歐，橫越大西洋回到自己的祖國美利堅，不能說經常耿耿於懷，至少

像一個小疙瘩埋藏在我心扉深處。

瑞士之旅補修法文

我們離開歐洲以前曾小遊瑞士。母親對瑞士十分的喜愛，部分由於其地風景優美，我認爲最重要的是組成瑞士的三個民族甘心情願的和衷相處，而且與世無爭。若干年前我母遭受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夭折的重擊，都是在小小稚齡爲熱帶疾病所感染就一命嗚呼。她會來到這裏休養，不過她所受的創痛一直未能真正康復。這一回舊地重遊——我們在紐柴堡的一間小公寓盤桓了一個多月。母親叫我去那兒的法語學校補習，藉以增進我的法文發音。

在法語學校速成班的生活我記憶中恐已蕩然無存。我倒記得一些在公寓寄居時發生的瑣事。那公寓似乎是家道中落的名門。主持人魯太太是混身穿黑的寡婦。她體型很小，我常見她兀自坐在小餐桌的上座，很慎重地分配清水似的湯，當成很濃的維琪湯。她的長子坐在她右手，瞪眼注視每一勺湯的份量。有一天在庭院中我無心地摘食一顆黑莓而遭到她母子的斥責。長子在大廳裏看見我「不法」的行爲立即向他母親報告，小婦人出來極爲禮貌的告訴我，客人不宜私摘水果。我當即向她道歉，自覺兩頰已羞得發燒了，實際上我絲毫無意竊盜任何人，只不過想嚐嚐新鮮黑莓的味道而已。我也記得有一位俄國伯爵夫人帶着兩個女兒住在那家公寓，他們對居停主人供給低劣質地的伙食頻頻抱怨，魯太太和她兒子來個相應不理。坐在上座的女主人只顧側首跟右首的

兒子交談，好像沒有俄國貴族存在。

那時我留着滿頭金髮，長頰及肩。有一天母親要我去找跟俄國女伯爵同行的理髮師清洗頭髮。女伯爵也希望「給我兩個女兒洗洗頭髮。」在理髮店裏，女伯爵耐心的等待，一面和旁人閑聊，一面守視她女兒們接受清洗頭髮。輪到我的時候，我的髮辮整個解開，用上好的梳子整理着。女伯爵因爲見到我那麼「乾淨的」頭髮而驚叫。

她以熱烈的口氣慨嘆地說：「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又長又厚的頭髮，而且沒有長蟲子！」她羨慕地在一旁注視，面露笑容，好像不敢相信似的。我非常羞怯以致不便宣告我們頭上從未長過蟲子，恐怕傷害人家的自尊心。想起她那副倔強而愉快的個性，我懷疑她可曾被人傷害過自尊心。我記得在學校補習法文收穫實在有限。猶憶通往紐柴堡的鄉村道路兩旁常有鄉下人販賣採摘下來的黑莓。有一天我買了一包黑莓，我和妹妹兩人大快朵頤地吃起這種新鮮水果來。快吃了一半的時候，我們才發現黑莓的肉裏孳生許多小白蛆。我們連忙刮開剩餘的黑莓，幾乎每一個水果裏面都窩藏着小白蛆。我們沮喪之至，只有祈盼沒有因爲貪吃而患病。

這些細微瑣事悄悄埋存在瑞士的湖光山色美景當中，包括蔚藍的日內瓦湖、洛桑的流水以及白雪皚皚的阿爾卑斯山峯。乘郵船從西歐前往新大陸途中，我常常兀自沉思，這是以前所沒有的經驗。我腦海裏充滿着在帝俄境內乃至在西歐幾國環遊留下的新鮮印象乃至所到之處我跟大人接觸時的談話。當時我很年輕，因爲怕羞，不習慣

跟白人同等年齡的男孩交談。

我很早就喜歡跟人們接談，部分出於好奇心的驅使，我以為更重要的出於使我了解感受與思維的想像力。這種想像力強迫我和人談話，很小我就懂得，人們願意把自己的見解與問題和盤托出，他們道出的麻煩與難題引起我最深的興趣，不論我在何處我這種興趣從不衰退。

對英國有新的認識

我離開歐洲大陸帶着對當地人們相當清晰的認識。我尤其對英倫三島和英國人最感仰慕，現在我才算有所認識，雖然在中國我是站在中國人的立場討厭他們的。

我認知的一點是，這些生活在本島的英國人十分愉快、出色。他們對於自己在亞洲幹了破壞全體名譽的種種作為一無所知。西歐各國人士住在各自的美麗家園，分別踞守本國的文化，對於我預見將要發生的事——亞洲殖民地有一天會起來反抗——絲毫沒有觀念。有一天傍晚在甲板上我跟父親談到這個問題，他講的話我永生難忘。父親說：「反抗將從俄國開始，因為當地人並非遭到異族而是受本國統治者的迫害，今天以俄國百姓受到的痛苦最大，景況也最慘。相信在俄國就要發生驚天動地的大變亂。正如『聖經』上的一個預言，遲早此事要來的。當它捲捲俄羅斯之後，就要向亞洲各地蔓延。因為白人曾經在亞洲擔任壓迫者的角色，所有白種人都要受罪。」我不禁大為恐懼，同時也為英國和歐洲的善良而愉快的人民感到憐惜。我跟父親商議：「我們不能告訴他們嗎？我們可以警告他們嘛？」他搖

搖頭，答說：「他們會獲知他們的預言。」

我懂得他是按聖經故事加以理解。有一則故事說，某甲因罪孽深重下了地獄，打算向仍在人間的親愛家人送一個警告訊息，好讓親人們逃脫命運的追索。而上帝的嚴峻回答則是，他們有他們的預言，不要提醒他們。

聽父親論中美關係

我平素很少和我父親交換意見與看法。就某方面言，他倔強，不折不撓。自從他投身於他的宗教和智慧世界以後，他從未離開他的世界。那天晚上我們父女倆相互瞭解不少。我當時正待返回自己的國家，我對它十分無知，却又非常景仰的回歸於它。我明白在中國的日子已屬明日黃花，將來可能永遠沒有機會重履斯土，我不得不一再問他一個老問題。是個我害怕他回答的問題。

「不過美國人不應該受罪，他們該嗎？我們在亞洲設有殖民地——沒有像英屬印度那種真正

的殖民地——在中國也沒有美國租界。我們把庚子賠款用為培植中國留學生在美國深造的教育基金，我們為中國做了很多很多好事——建造醫院、學校、飢饉年月贈送糧食——」

對於我的以上陳述，父親耐性地諦聽，然後他答說：「我們不要忘記在中國的外國佈道團體是不請自來的，完全出於我們的責任感。中國人對我們可謂毫無虧欠。我們已經儘量把事情做好，那也是我們的職責，所以他們也不虧欠我們什麼。假如美國在中國沒有租界，可是當別人強行取得租界時，我們默不做聲，而且美國人也分享不平等條約的種種利益。算總帳的一天來到時，我認為美國人也跑不掉。」他這句話使我打了一個寒戰，而且我認為父親說的對。今天，幾十年之後，儘管我們無辜，美國人承受白人在亞洲所做的歷史罪行重重，我們默不做聲就不能免罪。亞洲的重擔已在我們肩上，為其他白人的作為，我們也必須受罪。（未完待續）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七

彩虹夢

吳崇蘭 著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

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要目：我是一集醜小鴨。心高命薄夢成幻。愛情井。老母豬與豺蟬。老朋友、情書、我和他。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有小說的傳奇色彩，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定價臺幣一百二十元優待「時代文摘」及「中外雜誌」讀者祇收90元。